

开满秧歌的村庄

□ 侯建臣

汽车一直往东。
朝着一座山。
导航知道,那个村子就在那座山下。
跃海老兄早早打来电话,说村里的文化节马上到了,抽个空来吧。
挂了电话,眼前就出现了那座山,那是座有棱角的山。
随即,又出现了一片树林,那是站立在秋天的树林。

上午8点从市区出发,从恒安街拐向南环东路。过了开发区,过了飞机场,从云州区西南拐向另一条国道。然后,是乡间的无名小路。路两旁是树,有榆树、柳树,但小老杨居多。春天已经到了很久,但这北方的春意,还在远处的路上。是谁吟出两句颇有意味的诗:山前老树春心动,又遣东风娶嫩芽。许是春心未动,亦或东风没来,路边的树看不到嫩芽,只有它们自己的影子,等春、等雨、等长着媒婆嘴和媒婆腿的东风,快快到来。

一路之上,其实已经感受到了,风是一直吹着的。它是早就开始了工作,大概是火候还没到,灰扑扑的土地,等待了好久的样子;河沟里的冰是化了,但水也少得可怜;喜鹊、麻雀这些北方的鸟类,叫声还是干瘦干瘦的,等着什么来滋润。

塋上,好像远远隐约能感觉到绿了,浅浅的。认真地看,却确实是没有的,真是不得不佩服那写出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诗人的。

一路上,是充满了期待的。也谈不上期待什么。是春天?是绿色?是清脆的雷声?

一个多小时的路程,走过了大路、中路,在弯曲却平坦的小路上又绕了一会儿,就远远地看见那有棱的山了。再往前走,就看到那村了。

心,便释然了。原来,一直期待的,

是那山啊,也是那村啊。

看着那棱,心里的疑问便又泛了出来。那么多棱一道一道地延伸出去,缘何就独叫了“六棱山”?

看着那并不多的树,就一遍一遍地玩味着这村的名字——秋林。

是的,秋林是一个村的名字,这个村子就附在六棱山的山脚之下。

认识跃海先生好多年了,他早就说过阳高县有个秋林村,每年都要举办民俗文化节,前前后后已经办了好多届。一个村子能坚持多年举办文化节,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想想,就让人生出敬佩之情。

路上,车辆多了起来,看样子都是到秋林村参加文化节的。

进入村子,已经人声鼎沸了。路边的车一辆挨一辆;人则穿红挂绿,说说笑笑,东围一群,西拥一伙,开心快乐挂在脸上。村南二人台戏台高高搭起,村东熬石塞戏亮起了家伙。阳高是二人台之乡,二人台剧团一年四季在晋北、内蒙、河北北部等地区演出,很受人们欢迎。塞戏是阳高非常古老的剧种,几近绝种,这几年又有人开始传承。这两个剧种都是省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,秧歌队的锣鼓一阵又一阵响过,把文化节的气氛彻底活跃了起来。

10点左右,活动开始。喜欢看二人台的朝着村子南边走,喜欢听塞戏的朝着村子东边走。当然是村子中央的广场最热闹,外地来的网红唱起了《亲疙蛋下河洗衣裳》《想亲亲》,本地的民歌高手唱起了男女对手民歌小曲。秧歌队的男男女女,打扮得鲜亮娇艳,是行走的花。羊肚肚手巾红腰带、红花花棉袄绿丝帕……随着热闹的鼓点,秧歌欢快的动作,让这六棱山下的村子充满了生机。

据传,秋林是个非常古老的村子,

春天的美意

□ 郑小琼

春水渐宽,青青者芹。君且留此,弹余素琴。

得此佳句,是明人陈眉公的美意。花朵盛开的春日,我摩挲着这一行字句,总觉得这颇为简单的16个汉字搁纸上轻轻一排,立时就有了春意,烟波水起。我甚至在想,该是怎样的一个男子,可怀有如此清逸的襟怀?

遥想彼时,当那汤汤春水送来野芹的清香,清溪畔,石凳旁,得一知己良伴,调素琴,品香茗,望春风,是何等清雅散淡。陈眉公他在春水初涨的河畔,得春天眷顾,一腔浓浓春色化作君子之交,见春天如见故人。这是春意,也是一个人心头泛起的烟霞。

500年后的今天,春光明媚,汉字依然大美,而我已经写不出如此美好的字句了。可我依然不恼不伤。我更为500年春秋的知遇,而心怀喜悦。每当从碌碌中抽身,对坐案前,总要被书中的春秋日月所打动,被内心涌动的万千情意所感染,大有诗心千古、今夕何夕的灵犀之念。

我无法停笔,无法停止诉说生命赋予我的诸般美好和情意。这是春天眷顾我,得此美意,不管暑来夏往,总让我心头充满柔软和力量。或许,我更感念

人世间久远流传的情意,在每一季春暖花开的轮回里,见春色如遇故人,是一种山长水远的久别重逢。

岁月无情,人生有意。从上古的在河之洲,至明人的春水河畔,再到今日的春天之想,每一年的春天,当那河畔的植物繁衍,它不仅带来春天的丰盛,更是大地初萌,人间新生,那些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是春天的美意,代代相传。

可以如此想象吧。上古时期,天苍苍野茫茫,人们顺着森林和河流的方向,结木为屋,临水而居。春天里,她们系着粗麻布衣,在河边采摘野菜。东采西采,河里的苕菜、莼菜顺水而生,年轻的姑娘沿着河畔劳作,她们的身姿左右摇曳,映着湍湍的河水,窈窕而美好。远处传来鱼鹰的鸣叫,打鱼的小子乘船而来,被曼妙的姑娘所打动,神思恍惚,辗转而不得。夜晚失眠,心如鸣鸟,天亮的时候他还梦见自己携得美眷良辰,一派琴瑟和鸣。

一曲《关雎》作为远古的开篇,正为春天吟唱的,从此芳草离离,生生不息。

那是更远的2000多年前。每年的春天到来时,采诗官就摇着铜铃,顺着河流奔走,阡陌田间的野老,河畔打鱼的小子,还有溪边浣纱摘菜的姑娘,他

有上千年的历史。村东,有释迦禅寺,院子不大,东南西北四面的殿堂,围起了一个佛的世界;村西南,有大天宫道庙,里边有修行的老者,立桩立缸,偶尔会健步其上,走出舞打片的镜头。从村子一直往南走,一条蜿蜒的长沟,幽静雅致,秋林峪的流水声营造出一派幽深古朴的意境。

“秋林堡”,一块又厚又重的石碑,上面横刻着3个规整的大字。碑首竖刻“万历甲辰岁”,落款是“季春上日立”。从碑上的年代计算,这应该是万历甲辰年季春上日所立石碑。这或许是秋林堡刚刚建成时的石碑,也或许是堡子早已建成,只在这一天给它立一个碑匾,使其有一个庄重典雅的名牌。但无论如何,从这个时间算起,该堡至今也已有400多年。可见,秋林随便的一个物件,都是有了年代的。

跟所有的村子一样,秋林显得古老而破败。在一条新修的水泥路的两边,远远近近地立着一些院落、房子。大多是老房子了,墙体以火山石泥砌为主。有的则纯粹是用泥坯砌起来的,被多年的雨水冲出一道道痕迹。一些人家的为了不让老房子倒掉,在上面搭盖上了铁皮顶棚,像是给老人披上了鲜艳的斗篷,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但古老总是孕育着新生,为了发展秋林村经济,有外地的年轻人在这里开发种植了富硒小米,已初见成效;有当地的小伙子投资了旅游开发项目,正在全面规划。也有从村里走出去的有情怀的企业家,在村里筹建红色纪念馆。

站在秋林村南边的高坡之上,看着古老的宅子和新修的瓦房,听着二人台、塞戏悠远的老腔,感觉还生活在历史深处。而欢乐明快的秧歌,踩着健康快乐的节奏翩翩起舞,像花朵一样开满了秋林这个古老的村庄。

们听到铃声都聚集而来,将这一年新得的歌谣献给采诗官。

这些歌谣大多没有固定的作者,皆因了心事,因了情绪,有感而发,即兴而作,又在人们中间吟唱、流传开来。

采诗官记下这一地的吟唱,又摇着铜铃向下一段河流走去。他的身后,河水涨满,水草绵延,有歌谣的节拍从更远处隐隐传来……青山青,芳草绿,大地常蓁蓁。

每一年的春天,每一条河流都在反复吟唱。丰收的时候,人们顺流而下,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,涉水跋山抵达更远的远方,交换谷米和牛羊,也分享喜悦和忧伤。篝火燃起的傍晚,人们围坐一起,唱着歌儿,表述衷肠,并将远方的歌谣带回家乡,四方传唱。

燕燕于飞,静女其姝。这是歌谣,也是一幅原始的生活画卷。天上与地下,植物、鱼鸟和男女老人,都是自然之子。生命和生命彼此亲近,互相倾慕,大地河流都涌动着鲜活的气息,和人们一起踏歌起舞,欢天喜地。

这样的春天里,我们的身体向着旷野舞动,内心向着天空敞开。

我们的祖先,就这样风里歌里,走着唱着,做了江山风月的主人。

醉春风

□ 杨芬

一场春雨过后,空气中塞满了
泥土浸润的清香,使劲吸鼻子
想要把春天吸进我的胸膛
心,也随之雀跃起来
每根毛发每寸皮肤沐浴着春光
甚至,连血液
都铭刻着两个字——生长

春风掀开层层叠叠的绿
像掀开一页页未完成的诗稿
我醉倒在花丛深处
蝴蝶衔来去年的阳光
在我的睫毛上筑巢
露珠滚落,惊艳了时光

我听见泥土在翻身,听见种子
在黑暗中轻轻叩开春天的门扉
而我醉得如此深沉
连呼吸都染上了花香
直到蜜蜂嗡嗡的歌唱将我吵醒
我才发现,自己
早已成为春天的一部分

春眠(外一首)

□ 黑牙

或许是把梦与现实搞混了
这株小小的槐树
一觉睡到了春末
它有接近零度的体温
和毫不引人注目的灰色
生活中的争分夺秒与它无关
一次虚拟的跋涉
一场如烟的繁华
似乎更重要

是好梦就应该不紧不慢地去做
它不打扰世界,我也不打扰它
返回时从它身边走过
一根几近透明的羽毛
挂在纤细的枝干上,剧烈抖动
却始终未曾坠落

结果

它全身淡绿,不久后
会渗出浅粉,接着是深红

下方的流水依旧
从来的地方来,到去的地方去

风在时间体内,突然加速了
所有摇晃的事物,将提前出发

胸膛里的一枚,早已熟透
它紧握拳头,日夜敲击壁垒